



■ 黄万青博士呼吁营救弟弟黄雄

【明慧网】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 17 年的残酷迫害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中共的黑狱里遭受种种酷刑，生命朝不保夕。与此同时，他们的亲人身在异国他乡，虽在自由社会，但内心无时无刻不为他们的亲人牵挂……

女儿的眼泪

1999 年 12 月 27 日，正值西方圣诞节，一年前刚到美国留学、时年 19 岁的王晓丹在电视上看到爸爸被判刑 16 年，一下心都碎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哭，哭得没有眼泪可流了，眼睛出现短暂的失明。她无法接受，爸爸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却受到这样的对待。

她的爸爸叫王治文，是中国铁道部工程师、原北京

跨越重洋的牵挂

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打压后，被非法判 16 年重刑。

晓丹讲，十多年来，她没有一天从心底开心过，特别是爸爸受酷刑的消息不断被证实：满口牙齿被打掉；7 天 7 夜不让睡觉；长期戴 24 公斤重的手链和腿链；手指被牙签穿了很多次；锁骨被打碎；膝盖被钢筋穿烂……

2014 年 10 月，王治文出狱，但每天 24 小时受到特务的跟踪与骚扰。2016 年，王晓丹回到中国，终于见到了分别 18 年的父亲，并帮助父亲办理好来美国的一切手续。但在广东出境时，王治文的护照被非法扣押并剪掉，王治文再次被软禁监控，晓丹再次与父亲分别。

手足情

黄万青是美国冶金学博士，他和弟弟黄雄都是法轮功学员。1999 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时，黄雄因为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而被抓，此外，与身在美国的哥哥黄万青通电子邮件也成为一条罪状，被非法判劳教两年。获释后，黄雄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迫离家出走。期间，他为了不给亲属带来麻烦，不敢跟国内亲属联系，只与哥哥黄万青联系，报平安。2003 年 4 月中旬，那是黄雄最后一次和哥哥联系，当时他在上海。此后，黄万青再也没有弟弟的音讯。

黄雄失踪后，黄万青非常担心弟弟的安全，寻求媒体、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的帮助。美国驻中国使馆多次

联系中国外交部，要求提供黄雄的信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黄雄失踪一案被列为联合国紧急救援案例。

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国保处胡处长在无防备的情况下曾向海外媒体承认，非常清楚黄雄的情况，但不能说。后来记者再打电话，他就不承认了。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后，黄万青万分担心弟弟的处境。他不愿相信活摘器官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敢往这方面想。可是自己的弟弟，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中共绑架、失踪，至今 13 年过去了。◇



海外新闻简讯

丹麦《贝林报》专题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2016 年 10 月 12 日，丹麦三大日报之一、已有 260 多年历史的老牌丹麦报纸《贝林报》（Berlingske）发表了该报记者安德森（Mikkel Andersson）署名的两篇文章——《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和《信仰者被当作器官库》。文章详细介绍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对

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所进行的十年之久的独立调查过程。

澳门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

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于 2016 年 10 月 10~12 日到访澳门。澳门法轮功学员于 10 月 9 日下午在玫瑰堂前集会，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及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大陆游客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展示的横幅及图片，了解在大陆被封锁的真实信息。◇

台湾大学生在香港传播法轮功真相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采访报道）“青春不留白”是跨世代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很多莘莘学子利用宝贵的假期，倘佯在山林海岸的阳光下，挥洒青春的姿彩，留下美好的回忆；有的为自己即将投入社会职场而努力。

七名来自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交通大学以及成功大学的大学生和硕士生，利用2015年暑假赴香港两周，在著名景点、街头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被迫害的事实，并澄清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为“青春不留白”丰富了充实的内涵。他们的善念获得家长的认同而予以资助，有的是把打工赚钱所攒下来的积蓄，充作此次香港行的旅费。

返台之后，他们把在香港的经历制成短片《勇敢的香港前线》，在成大举办的观摩交流会上获得惊赞与肯定。2016年3月，《勇敢的香港前线》还入围台湾教育部首届教育金像奖，在学生组参赛的129部影片角逐中进入前5名。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生高浚佑是这次香港之行的发起人，他说，在香港讲法轮功真相，不仅要忍受三伏大汗流浹背的酷暑和日晒雨淋，还要勇敢面对各种态度的陌生民众。曾有大陆游客问他：“你做这个，一天挣多少钱啊？”浚佑回答：“我做义工，没拿钱。倒是你觉得多少钱你才愿意走在街头忍受各种对待，还能不改其志地微笑发报纸、讲真相呢。”听完，大陆游客笑了。

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青年学子修炼法轮功者众多，许多大专校院成立“法轮



■ 台湾七位大学生于2015年暑假赴香港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成果影片获教育部首届教育金像奖的学生组入围佳绩，成功大学研究生高浚佑（左）与师范大学学生卓廷威在入围典礼上开心合影。

大法社”学生社团，传达“真、善、忍”的讯息。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一伙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并开动所有媒体对法轮功造谣污蔑，煽动国人仇视法轮功，试图将国人都卷入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也因此开始了和平反迫害、向世人澄清真相的历程。◇



病患夫妻的新生

【明慧网】我们夫妻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因照顾外孙来到齐齐哈尔。老伴患病生命垂危之际，我们因祸得福，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功，由此双双获新生。

我患有心脏病、多发性腔梗、颈椎病，肝有血管瘤、肺上有小结节，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先吃药，不吃药可以，不吃药不行，身心沉重抑郁，活着毫无乐趣。我老伴患有严重脑梗死脑萎缩、半身不遂、糖尿病、前列腺炎，因尿急尿频，一天得洗几次棉裤，痴

呆、口语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家里供了一些东西期望保平安，非但未见好转，病情越来越重。我对女儿说：“给你爸准备装老衣服吧。”

一天，女儿将曾患癌症、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的朋友领到家里来，还带来了李洪志老师的讲课录音。我和老伴听了一周后，心想：这功法这么好啊，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咋不让学呢？！本来是给老伴儿听的，我也决心学炼法轮功。

我炼法轮功的第二天，嗓子疼痛难忍、口腔溃疡、喘息都痛，但读《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时不痛。炼功时痛得手抖、心脏发颤，即便疼痛我也坚持炼功，半个月后不疼了，

而且所有病的症状都消失了，无病一身轻！我深感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身心舒坦清爽，活得有奔头了。我曾因电视广播诬蔑法轮功而对法轮功心存的误解与偏见，在事实面前彻底消除了，只是后悔学的太晚了。

老伴修炼法轮功半个月后，身心明显变化：不淌口水说话流利了，能自己活动了，过去眼睛浑黄，如今黑白分明，有神了，还帮我做家务，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我们老俩口修炼法轮功双双获新生，无比感恩李老师！女儿女婿全身心投入工作和事业，再也不为我们常年吃药和住院发愁了，节省了高额医药费。我也不再抱怨活着遭罪没意思了，而是愈来愈看到生命的希望！

◇（文／黑龙江法轮功学员）

汤德珩自述安徽女子监狱的洗脑迫害（二）

【明慧网】我叫汤德珩，今年五十九岁，原安徽广德县教委干部。我于一九九九年五月走入法轮功修炼。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每个监狱都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班。洗脑班是对各类信仰者精神、肉体、身心健康迫害最残酷、最黑暗、最直接的地方，安徽省女子监狱也不例外。

第一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四年，我入狱不久，被强行带到由宿州男子监狱、巢湖监狱、宿州女子监狱三家联合组成的法轮功学员“转化”攻坚班，劳改局分管领导坐镇，一个狱警喊着我的名字说：“这里不像明慧网上说的那样吧？”我回答：“这里再好也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所在的洗脑班有三个来自不同监狱的狱警（所谓法轮功问题研究专家）对我洗脑“转化”。

一个多月的攻坚“转化”班结束了。女子监狱的狱警对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干这个还是第一次遇上你这样的，我们说什么，你就背出一段你师父的话来破解，我们三个人（指狱警）都不能说服你。以后不再安排你来学习了（监狱把强迫法轮功学员洗脑“转化”叫学习，洗脑班叫学习班）。最后她还强调声明说：“你不要认为你这次没有‘转化’是正念闯关了。”

第二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再次被洗脑班迫害，时间是六个月。这时的女子监狱已经从宿州搬到合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地点在综合大楼二层，常年开办洗脑班，有专职狱警丁华、张玲、魏彩，分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长仍然是孟副监狱长，专管监区负责人是赵姓教导员。

为了“转化”我，监狱研究形成了多种迫害方案。负责对我进行所谓教育“转化”的狱警是魏彩，四十多岁。洗脑班恶警故伎重演。我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那些荒唐可笑的歪理谁也说服不了我。

魏彩就拿我当精神病对待，说我思维有严重问题等等，拿来五百个心理健康测试题给我，并且要求我一气呵成做完。结果电脑测评反馈我的心理健康超正常好。

魏彩说：“你不‘转化’，监狱就是你的家，你还不如尽快‘转化’。”她看我不写“转化”书，就强行把笔塞进我手里，用她的手抓住我的手在她准备的纸上写，还将她的整个身体压着我。我不配合挣脱，她就声嘶力竭地叫帮教人员都过来帮她。她们把我的身体按住，将头发向后拉成仰面，胳膊被压在桌子上，手被魏彩使劲握着写字。我被她们折腾的全身疼痛，手臂红肿。

软硬兼施毫无结果。这时魏彩就明确的对我说：“这次学习班，以你‘转化’为结束。你坚持不‘转化’，等待你的要么疯、要么死，你自己选择。”

残酷的迫害

几天后的一天，魏彩让我站着学习（洗脑），还要求我站好，不准手扶桌子。中午吃饭，魏彩把我的那份饭菜推到一边，你不要吃共产党的饭。晚饭同样如此不给吃。我饿了就喝点水，可魏彩又不让我上厕所，限制我上厕所。我一直被罚站到晚上九点钟。从洗脑班回到监区宿舍，魏彩吩咐监区狱警监督我继续罚站到夜里十二点钟，不准任何人给吃的。

就这样连续四天过去了。我消瘦得很快，也苍老了很多。号房的犯人目睹我的现状也都很难过，狱警安排她们夜里值班她们也不发牢骚，也不抱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号房人对使眼色或低声说：“多吃点。”她们主动给我递馍，多分稀饭。号房承包狱警也叫包夹犯人多劝我“转化”，并说：“这次学习班，不像上次学习班，不‘转化’会出事的。”

第五天，我开始出现头晕、左半边脸发热麻木。晚上七点多钟，我撑不住了，想坐下。帮教人员告诉我先

别坐，等请示狱警后再说。狱警张玲过来问我情况后，叫我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她对我说：“何必要坚持呢，你不‘转化’，你疯了死了，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动你一个手指头，你死的轻于鸿毛。”

我的血压出现问题，但魏彩还是继续强迫我在洗脑班上罚站、不给饭吃、不给睡觉、限制上厕所。晚上九点钟，魏彩带我回监区宿舍。到了第八天，我的身体健康和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我出现走路心慌发飘、头昏耳鸣、视力模糊等状况。我不能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我要活着出去，曝光这里的阴谋和残酷。

对于魏彩我不怨恨她，是中共的体制在扭曲她，她才是这场迫害中真正被迫害的生命。我被冤判三年，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经历，只是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更多的迫害真相没有曝光，明慧网上报道的迫害真相的确实是冰山一角。

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日下的时代，在历史预言说的十恶毒世里，我修炼了法轮功，知道了宇宙和历史的真相，灵魂得以净化，人心向善，不随波逐流，我是幸运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世界都知道。◇



合肥迫害消息

山西程建利二审即将开庭

【明慧网】据悉，2016年10月20日9点30分，合肥中级法院11法庭将对山西籍法轮功学员程建利非法开庭，审判长是沈昊。

程建利2014年5月在安徽合肥被绑架，2015年11月26日遭非法庭审，期间案子多次被合肥瑶海区检察院和法院退回。程建利于2015年6月30日收到瑶海区法院判决书，非法判刑五年，程当即经律师发起上诉。◇

新华社抵赖活摘器官的荒谬逻辑

【明慧网】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受到各界谴责的情况下，中共喉舌新华社10月16日发文，打着所谓“国外学者”的幌子，抵赖其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逻辑混乱的抵赖，恰恰说明其罪恶已广为人知，再也无处躲藏。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2016年6月发布了长达近700页的一份有关“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是他们以前报告（《血腥的活摘》和《屠杀》）的一个更新版。这个新报告有2400多个脚注，绝大部份脚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网站（或者备份）。700页的报告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些来自中共政府自己的证据上的。想问一问，那些与会的所谓中外学者，以及新华社喉舌记者，有没有去读过这700页的报告？有没有去亲自确证那2400个脚注？如果没有，那他们如何能认定“活摘”不存在呢？

他们到是幻想中共能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报道中引用了韩国培材大学一个搞宗教研究的名叫安信的人说的话。安信说，在韩国大学校园中有人向中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安信建议中共能



■ 国际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和核实，先后出版了三本颇具权威性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国家掠夺器官》和《屠杀》，详尽地证实了中共有系统地组织虐杀法轮功学员，强行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

够提供一些证据给国外的留学生，使留学生们能够反驳这些指控。

安信的话不管出于何动机，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共在抵赖活摘上面面临的困境。既拿不出“活摘”不存在的证据，也不敢去逐条“驳斥”海外调查人员发布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

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2013年11月曾刊文《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出，过去10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兴盛，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无需等候、快速配对的奇迹，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

官库。”

中共要抵赖活摘器官，是不是应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的现象做出解释？器官何来？

韩国那个所谓的学者安信希望中共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把这个外国人“要求证据”的请求报道成了“国外学者驳斥‘活摘’谣言”，以此来向中国百姓证明“活摘”不存在，把要求证据的话当成了证据来用。这就是中共抵赖“活摘”的荒谬逻辑。人家问它要证据，它说它的证据就是有人跟它要证据。

抵赖有什么用？中共的抵赖只能让各界更加关注和了解其罪恶。◇



▲ “自焚”属突发事件，而且在天安门这样的敏感之地，一般人无法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离拍摄，可是央视的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而且可看到一个背摄影包的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的军警中间，自由地行走、拍摄。

思考与判断

◆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

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的证据，会议上的中共代表没有一句辩词。

◆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法轮功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为何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从未出现类似怪事呢？◇